



▲ 1984年6月汾河胜利桥
 ▲ 2023年9月汾河胜利桥

诗词课堂

蒙泉问琴
 李宛琼

清风吹我发，
 结伴翠屏深。
 涧水湿游履，
 山花染素襟。
 朱衣前世语，
 丽日故人心。
 倚坐青岩下，
 听谁抚铁琴。

蒙泉问琴

石云

太原市蒙山景区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寺底村，拥有著名的蒙山大佛，以及千年古刹开化寺、造型独特的连理塔，还有铁佛殿、观音堂等历史建筑，一步一景皆藏古韵。景区生态环境向好，地下水位逐年上升，寺旁清泉常满外流，大小泉眼多达25处。行走其间，随处可见清泉石上流的灵动景致。

赏析

全诗最鲜明的特点是以景起情，步步生景，构建起层次丰富的空间美学。开篇“清风撩我发，结伴翠屏深”，以白描手法切入，“清风”“翠屏”勾勒出山涧的清朗底色，“撩”字赋清风以灵动，“深”字则暗示了探寻之旅的幽远。继而“涧水湿游履，山花染素襟”，视线从宏观山水聚焦至微观体验，“湿”“染”二字将触觉与视觉相融，让读者仿佛随诗人入山。这种由远及近、由景入身的写法，暗合“物我相融”的古典美学。

意象凝练，虚实相生，在具象中暗藏精神旨归，是此诗的另一突出特质。诗中“清风”“涧水”“山花”“青岩”是蒙山实景，质朴自然却意蕴丰沛；“朱衣”

“铁琴”则转入虚境，“朱衣前世语”勾连时空，让清幽有了古今对话感；“丽日故人心”拉回现实，暖意中藏知己惦念。尾联“倚坐青岩下，听谁抚铁琴”最妙，“铁琴”自带清刚之韵，“听谁”的设问让琴声成为自然与心灵的共鸣——或是山风、泉鸣，或是心底天籁。虚实间，诗境愈发空灵。这种虚实交织的写法，使山水不仅有可观之形，更有可感之魂，彰显出中国诗歌“意在言外”的艺术张力。

诗歌将寻景之旅升华为心灵禅修。诗人从“结伴”到“倚坐”独思，空间渐深，心境愈静。“涧水湿游履，山花染素襟”是身体浸润，更是心灵的净化；“朱衣前世语，丽日故人心”在时空交错中，引向对生命本质的思考。最终“听谁抚铁琴”的追问，归于“无听之以耳，而听之以心”的禅境——琴声是自然的回响，是心灵独白，更是天人合一的共鸣。

全诗无华丽辞藻，却如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将溪山之美、琴语之幽、禅心之静完美融合，读来余韵悠长，更让人对蒙山景致心生向往。

红烧肉

王瑞庆 文/图

硬菜，绝非指口感坚硬的菜。我们常把搭配素菜炒成的肉片、肉丝，叫作软荤；而硬菜，正是相对软荤而言，满是实实在在大油大肉的菜式，红烧肉便是其中的代表。

红烧肉算是家常菜式，做法因人而异，味道和品相也各有千秋。我洛阳的姐姐，就做得一手绝妙的红烧肉。去洛阳做客时，我特意向她讨教诀窍，她说这道菜的门道其实简单得很，只要抓准关键，味道便能立竿见影。回来后我依着她的法子一试，红烧肉的品质和口感果然大有改观。

通常做红烧肉，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步骤：一是肉要焯水，说是能焯去肉里的血沫杂质；二是要炒糖色，

需热锅倒油，再加入冰糖翻炒。但姐姐的做法，直接省去了这两样，却依旧能烧出喷香入味的红烧肉。具体做法如下：

- 1.和烧其他菜式一样，首先原料要好。准备700克新鲜五花肉，一定要新鲜，肥瘦肉夹层。
- 2.五花肉洗净后，切成一寸大小的方块，放入干锅煸炒，直到肉中的水分焙干，油脂慢慢渗出。
- 3.加少许素油，放入几片生姜和一粒大料，再倒入酱油。待酱油烧开后，加入热水，水量切记不可过多。因为最后肉烧好时，汤汁是要收干的，所以加水以与肉块齐平为宜。
- 4.先用旺火把锅里的汤汁烧开，随即转成小火，慢慢入味。
- 5.一直煨至肉块不见锋棱，

加入冰糖少许、香醋数滴，转大火收汤。待汤汁变得浓稠红亮，油脂尽数浸出，便可关火出锅了。

烧好的肉块装入深盘，肉块颤巍巍的，色泽如琥珀般透亮诱人。盘底不见多余的汤汁，只汪着一层亮闪闪的红油。瘦肉软糯入味，肥肉更是入口即化，满口生香。

红烧肉把握火候很重要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，早就为红烧肉定了标准：“早起锅则黄，当可则红；过迟则红色变紫，而精肉变硬。常起锅盖，则油走而味都在油中矣。大抵割肉虽方，以烂到不见锋棱，上口而精肉俱化为妙。全以火候为主。谚云：紧火粥，慢火肉。至哉言乎！”这话，道尽了红烧肉的烹煮真谛。

汾河岸边的时光叠影

梁铭 文/图

一张老照片，总能勾起一段难忘的记忆；一帧新影像，又能见证一座城市的蝶变。在我的摄影生涯里，1984年6月发表于《太原日报》的《昔日汾河滩，今朝换新颜》，是我发表的第一幅作品，至今难忘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结束在雁北应县山区公社医院10年的工作，调回太原。人生第一台相机——国产海鸥120，成了我最珍贵的伙伴。一个休息日，我骑着自行车沿汾河慢行，最终停在胜利桥上。阔别家乡十余载，再次站在汾河畔，心底涌起难以言喻的亲切感。透过取景框，远处是建设中的楼房，汾河水在未经修整的河道里蜿蜒流淌，河滩两岸仍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状态。这幅作品的标题，就在那一刻油然而生。

记忆里儿时的汾河，更是十足的原生态。荒草丛生，河水混浊，也没有规整的堤岸。河滩上，却承载了我童年最纯粹的快乐。放学后，我和小伙伴们结伴而来，捡拾干柴枯草捆成捆，抱着柴捆跳进河道。借着木柴的浮力，我们从上游漂到下游，再逆流而上反复嬉戏，清脆的笑声洒满了汾河两岸。

岁月如梭，弹指间几十年过去。如今，当我再举起相机对准汾河，镜头里的母亲河早已旧貌换新颜，勃勃生机让人满心感慨。近几年，我始终用镜头记录汾河的日新月异。2023年9月，我特意重返胜利桥，站在当年拍摄的位置，举起相机，复制曾经的构图。可取景框里的景象，已不见半分旧时模样。昔日丛生的杂草，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汾河道；曾经荒芜的两岸，如今绿树成荫、繁花似锦；河道旁低矮的平房，被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取代，现代化的城市风貌尽收眼底。39年过去了，汾河的蝶变，恍若两条截然不同的河道。

一帧旧照，一帧新景，同样的位置，截然不同的画面。镜头里的前后对比，不仅是汾河的变迁，更是太原城的发展。从满目荒芜到繁华兴盛，从自然野趣到生态宜居，我的家乡，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，书写着新时代的华章。

如今，我已年过八旬，却依旧执镜追光。愿以手中的相机，继续为这片热土留影存真，记录太原的每一次蝶变，定格这座城市的美好与新生。

生活频道

